

触摸自然小丛书

夏日漫步山间

〔美〕约翰·缪尔 著 周 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
EDGET
STIMMED
IN THE
STEDDA

夏日漫步山间

〔美〕约翰·缪尔 著 周 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hn Muir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根据 Penguin, 198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漫步山间/(美)缪尔 著;周莉 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6

(“触摸自然”小丛书)

ISBN 7-02-005893-0

I. 夏… II. ①缪…②周… III. 游记-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14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张文芳

夏日漫步山间

Xia Ri Man Bu Shan Jian

[美]约翰·缪尔 著

周 莉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1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02-005893-0

定价 12.00 元

前言

在接触本书前,我对约翰·缪尔(1838—1914)并无所知。着手翻译准备时,我检索了他的生平。这些资料介绍说,他以文字感动了整个美国,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公园理念的推广和实现。在其影响下,罗斯福总统在任期内共批准创建了五十三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十六个国家纪念保护区和六个国家公园,让人们享受自然的美,培育保护自然的意识,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未被破坏的自然遗产。美国的自然保护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约翰·缪尔因而被后人尊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美国十九世纪的经济开发名为播散文明,实则是对自然资源不加节制的使用,是对自然毁灭性的伤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矿藏被挖掘一空,而且在开采过程中,河流改道,植被损毁,群山面目全非。铁路公司为了招揽游客,也鼓吹旅客们可以在列车行进中,猎杀窗外的野牛,导致十七世纪仍至少有六千万头的美洲野牛至一八八九年仅存五百四十一头。十九世纪的美国是迫切需要环境保护的有力呼声的。然

而缪尔的文字究竟有何魅力,得以打动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的所有国人,担当起这一历史性的任务的呢?

怀着这一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为缪尔赢得相当声名的旅行日记。日记写于一八六九年夏,记录了缪尔在内华达山间为期四月的考察之旅。开篇语言平实,只是将渴望进入山间,却苦无旅资,后受邀于曾为之工作过的牧场主,作为其牧羊人的监督和帮手,得以与羊群一同进入内华达山的情由如实地一道道来,似觉有些淡然无奇。然而一切在羊群走过枯焦的山麓小丘,进入青翠的内华达山后精彩起来,越读便越为约翰·缪尔所折服:

一叹其知识之广博。内华达山的丰富充分展示了缪尔的广博。不论植物、岩石,或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质的演变过程,他似乎无所不晓,随行随记,信手拈来。其中植物学的知识尤其令人惊叹。从低地小丘的多种灌木到高山之巅纤巧但坚强的各种小花,从柔美剔透的百合到伟岸挺拔的松柏,从丝绒般柔滑延展的草甸到翻腾的林海,缪尔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它们的科目属系、生存条件、品貌特征、不同环境之变体等等。其详尽和专业的程度,配上他所绘制的素描足可令这本日记成为记录内华达山间植物谱系的珍贵资料。

二叹其观察之细致。每片花瓣、每枚树叶,每棵树木、每块岩石、每座山峦在缪尔的眼中决无相同,他一丝不苟地记录下光泽、色调、长度、弧度、裂吻形状等的细微差别。山间的每条溪流和瀑布也各具自己独特的嗓音、姿态和脾性,或清亮、或低沉、或多变、或雄壮、或娴静地蜿蜒流淌,或勇敢地顺着山崖飞流而下。每日正午山中升起的积雨云更是日日新鲜,变幻无穷。没有敏于观察的眼睛和善于聆听的

耳朵可无法捕捉到这些细微之处。

这两点已然投了崇拜科学之严谨广博的美国人的脾胃。然而缪尔文字的魅力决不尽于此。缪尔于一八六七年发生一场工伤事故,致使一目失明一月。这场事故令缪尔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从而投身入大自然,在自然中寻找永恒的力量和美。他对自然的热爱是纯粹的,决无借此取得声名之念,因此他的日记虽然知识含量丰富,但决无刻板的抽身事外、由上而下研究的专家腔调,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灵,包括岩石、溪流、山岭等等他都视作自己的伙伴,投以同样的全身心的热爱,这便令他的文字充满了感情,生动活泼起来。他笔下的所有动物,除了破坏自然的愚蠢的羊群之外,都是那么可爱。小小的火暴脾气的道格拉斯松鼠显然认为自己是山岭的主人,竟然想把外来的人和狗赶出自己的领地;悠闲的大熊似乎也懂得欣赏约塞米蒂峡谷的美景;体形小巧的水鸟却无惧巨大瀑布的轰鸣,自得地在飞流间穿行,唱着动听的小调;优雅的鹿在林间漫游;快乐的蚂蚱竟然来到高山之巅,开自己的独唱音乐会;牧羊人的狗为了夜晚能够离开营地,展示英雄气概,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己的主人展开斗争的那一段描写是令人忍俊不禁。

同样的,对于自己的人类伙伴,他也并不是要强行地灌输什么,而是真诚地邀请与他同游。人评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为了让读者与他一样强烈地感受到内华达山的美丽,缪尔无疑地掌握了这一技巧。映着雪峰's湖泊,拥着百合草甸的森林,流水中如丝的莎草,火光中浮雕般的林木,阳光下多变的树影,低低地挂于空中、关切地望着旅人的明月……任意一幅都是动人的图画。除却这些小幅的风景画,为了让读者同样感受到震撼了他自身



的自然的雄浑和博大,缪尔还用文字绘制了大幅的全景山水,苍穹拢着群山,山峦拥着湖泊,千尺的瀑布在高山的怀抱中仿佛细细的白练,高耸的乔木在山谷中只是小巧的羽毛,岩石的坚硬与植物的娇弱并存。在这样的山水画卷前,也已无需灌输什么,人已感到自然的博大和谐,以及人类的渺小。

可以理解,在缪尔这样爱慕自然的人的日记中不乏有感而发的对于忽略自然、破坏自然的意识和举动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很少因为过于尖刻而流于偏执,缪尔大多采用了幽默生动的笔调。大面积损毁植被的羊群渡河时愚蠢无序的场景跃然纸上。牧羊人比尔对于自然美景的无视,在自然力量面前的畏缩在缪尔的笔下都生动而令人好笑,对于比尔肮脏的裤子超强黏着力度的描写更堪称幽默的经典。但这并没有减轻批评的力度,反而更能打动人心,引人反思,由羊群想到人类社会,由比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推广开去。

缪尔原来是这样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满腔的真诚和热情、生动的描写、如画的文字和引人深省的幽默打动了同时代的国人,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代的读者。我掩起卷来,发现自己已在缪尔的引导下,向往饱览自然精巧的美景,向往勇敢地体会自然荒野峭壁、暴风骤雨、风雪冰雹的粗犷一面,向往在自然中纯净的心情,不禁恍然。这样的人的确是值得尊敬和怀念的,这样的文字是值得阅读的,尤其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操劳的人们来说,他们应当可以借缪尔的文字,走入如画的内华达山间,敞开胸怀,呼吸一下自然清新的空气。

译者

目 录

第一章	与羊群翻越山麓	/ 1
第二章	在莫塞德河北支扎营	/ 19
第三章	面包荒	/ 47
第四章	前往高山	/ 54
第五章	约塞米蒂	/ 72
第六章	霍夫曼山和特纳亚湖	/ 94
第七章	不可思议的经历	/ 113
第八章	蒙罗小径	/ 124
第九章	血峡和蒙罗湖	/ 137
第十章	泰伦恩河营地	/ 148
第十一章	重返低地	/ 164

第一章

与羊群翻越山麓

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大河谷 (Central Valley of California) 只有两季——春季和夏季。春天常始于十一月份的第一场暴雨,几个月内各种奇异的花草竞相盛开,但入了五月底植被便枯死了,焦脆得好像每棵植物都进了烤箱。

这时,热得直喘的懒洋洋的牛群和羊群便要赶到内华达山 (the Sierra) 凉爽的、绿意葱葱的高山牧场去。我也想到山里去,但是囊中羞涩,不知怎样才能维持面包供给。我焦急地思量着面包问题,这对于旅行者可是一个大麻烦。我努力构想也许可以学着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四处采集些种子、浆果什么的果腹,快乐地游荡攀爬,不去管什么旅费和行李。德莱尼先生恰在此时来访,他是个养羊的牧场主,我为他工作过几个星期。他提出要雇我跟他牧羊人和羊群到莫塞德河 (Merced) 和泰伦恩河 (Tuolumne) 的上游去——那正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以我此时的心情,我愿意接受任何能进山的工作,去年夏天在约塞米蒂 (Yosemite) 我已经体会到了山中的种种可贵之处。德莱尼先生

解释说,羊群会随着积雪消融穿过层层林带,逐步移向高处,遇到好草地就逗留几个星期。那里将会是很好的观察地点,我可以在以营地为中心的八到十英里半径的范围内展开多次发现之旅,考察植物、动物和岩石。德莱尼先生也保证说,我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研究。然而我觉得我决不是这工作的合适人选,我坦陈了自己的不足,我对于高山地形、可能要穿过的溪流、吃羊的野生动物等等毫无所知。简短地说,我担心因为熊、山狗、河流、峡谷和多刺迷乱的丛林,他的羊一半或者更多将不保。幸运的是这些不足对于德莱尼先生来说似乎无足轻重。最重要的,他说,是营地里必须有个信得过的人,保证牧羊人尽职尽责。他让我放宽心,那些困难远观似乎令人生畏,亟待近前便会消失。他还宽慰我说,放牧的事全由牧羊人负责,我可以尽情观察植物、岩石和景致,他将陪我们到第一个主营地,还会不定期地走访更高的营地,给我们补充给养,看我们是否顺利。于是我同意了,但是清点数目时看着那些愚蠢的羊儿一头接一头地跳出狭窄的圈口,我还是担心这两千零五十头羊会一去不返。

我幸运地得到了一条优良的圣伯纳狗做伴。它的主人,一个与我仅是点头之交的猎人听说夏天我要进内华达山,立即前来找我,求我带上他心爱的狗卡尔洛。他担心让卡尔洛在平原过夏,它会因酷热而死。“我相信你会好好待它,”他说,“它也会对你很好的。山里的动物它都熟,它会护营,帮着看羊,什么时候都忠实能干。”卡尔洛知道我们在谈论它,它望着我们的脸,听得那么专注,我不禁觉得它听懂了。我唤了它的名字,问它是否愿意与我同行。它看着我的脸,眼里流露出惊人的聪慧,又扭头望向主人。主人挥

手指向我。得到了主人的同意和临别爱抚，卡尔洛静静地跟在我身旁，似乎完全听懂了适才所说的一切，而且与我从来相熟。

一八六九年六月三日

给养、野营炊具、毯子、押花板等物一早便绑上了两匹马的马背，羊群向茶色的山麓小丘进发，烟尘中我们开拔了：高高瘦瘦的德莱尼先生牵着负重的马儿，棱角分明的身形宛如堂吉诃德；比利是那个骄傲的牧羊人；此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南贝鲁特印第安人，头几天内他们将协助我们在灌木丛生的山麓上推进；我则将笔记本缚在腰间。

我们开拔的牧场位于泰伦恩河南岸，离法兰西沙洲（French Bar）不远，含金的变质板岩构成的山麓小丘就是从那里延伸至没入中央河谷的沉积岩层。我们走了还不到一英里，羊群中一些识途老羊便急切地向前探望奔跑起来，显然它们想起了上个夏季享用的高山草场。不久，整个羊群似乎都满怀着希望激动起来，母亲呼唤着自己的小羊，小羊回应着，声调与人出奇地相似。它们温情的颤声呼唤因不时匆忙嚼食满口枯草而时断时续。羊群涌上小丘时咩咩声近似嘈杂，但母亲和孩子从不会错认彼此的叫声。若是小羊乏了，在呛人的烟尘中昏昏欲睡，没有回应，母亲便会穿过羊群跑回最后传来小羊声音的地方，直到找到那头在我们看来听来与其他千头小羊完全一样的孩子，母亲才会安心。

羊群行进的速度约每小时一英里，形状为不规则的三角形，底宽约一百码，长约一百五十码。不断变化的歪斜的尖端由最强壮的觅食者组成，它们被称作头羊。头羊与散在“主体”参差不齐的两侧中的最积极分子急切地在岩缝间



和灌木丛中寻觅青草和树叶。小羊和老弱的母羊落在后面,形成“尾部”。

近午时分,酷热难耐。可怜的羊群呼呼直喘,想在经过的每一块树阴下驻足,令人同情。我们顶着刺目的烈日,渴望地极目搜寻雪山和溪流,然而毫无所获。眼前只有蜿蜒的丘陵,灌木、乔木和外露的板岩四下散布,令坡面崎岖不平。大部分乔木为蓝橡(*Quercus douglasii*),高约三十至四十英尺,淡蓝绿色的树叶,白色树身,稀疏地长在野火无法波及的贫土上或岩缝间。许多外露的板岩突兀地耸立在枯草间,锐利的外岩面上覆着地衣,宛如废弃坟场的墓碑。除了栎树和四五种石兰科常绿灌木及鼠李外,山麓上的植被与平原大体相同。我见过这里的早春景致,那时这里是迷人的花园,鸟语花香,蜂儿飞舞,但现在灼人的天气令万物变得死气沉沉。地面龟裂,蜥蜴在岩石上爬动,数量惊人的蚂蚁以不屈的斗志,排成长龙顽强地收集食物,它们微小的生命火花在酷热中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它们暴晒于如此烈日下,却没有在几秒钟内烤焦,实在令人惊叹。有响尾蛇盘身在荒僻处,但并不多见。一向吵闹的喜鹊和乌鸦现在也沉默了,混杂着站立在最凉爽的树阴下,鸟喙大张,翅膀低垂,热得喘不过气来鼓噪。鹌鹑也尽可能地待在几个微温的碱水塘边的阴凉处。棉尾兔在鼠李丛的树阴间跳跃,偶尔还可以看见长耳野兔优雅地跑过开阔的野地。

中午在小树林中稍事休息后,饱受烟尘呛咳之苦的可怜羊群又被驱赶上路,继续翻越灌木丛生的丘陵,但一直沿循的狭窄山路却在最需要的时候消失无踪,我们被迫停下观察周遭,辨识方位。那个中国人似乎认为我们已经迷路,

以洋泾浜英语念叨着枝杈太密之类的话。印第安人则沉默地察看起伏的山脊和峡谷，寻找出路。在奋力穿过荆棘密布丛林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条通往考特村（Coulterville）的路。沿着那条路，在日落前一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干枯的牧场并准备在那里扎营过夜。

在山麓小丘上与羊群一起扎营很容易，但并不舒适。日落前，羊群由牧羊人看护着在附近觅食，其他人则捡拾柴草，生火做饭，卸下行李喂马等等。薄暮时分，疲倦的羊群被赶到营地附近最高的空地上，它们自动挤成一堆，在所有母亲找到自己的小羊并喂了奶之后，羊群躺了下去，在早晨来临前不再需要我们操心。

一声“开饭啰！”宣告了晚餐的开始，每个人端着锡盘，自己动手盛汤锅和煎锅里的食物，一面聊着与露营有关的事，诸如喂羊、矿山、山狗、熊，或是以往采金矿的那段难忘岁月里的冒险故事。印第安人始终待在不起眼的地方，一言不发，似乎属于另一个物种。吃饱了饭，也喂饱了狗，抽烟的人在营火边过起了烟瘾，在饱足感和烟草的影响下，他们的脸上浮现出近乎神圣的平静，类似圣人沉思时脸上焕发的纯净光彩。接着他们仿佛好梦初醒似的，突然叹口气或咕哝一声，把烟管中的烟灰敲掉，打个哈欠，凝望营火片刻之后说：“唔，我要睡了。”说完便消失于毯子下。闪烁的营火在继续闷烧一两个小时后熄灭，星光愈发灿烂，浣熊、山狗和猫头鹰的叫声不时扰动着静谧，蟋蟀和雨蛙快乐的歌声则谱成流畅的乐章，如此和谐而完美，似乎已与夜晚融为一体。惟一不和谐的声音是沉睡者的鼾声，以及羊儿们因喉头的烟尘而发出的咳嗽声。星光下的羊群仿佛一张灰色的大毛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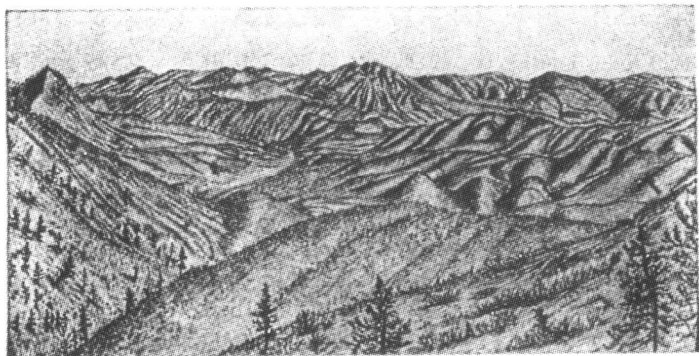
六月四日

拂晓时营地内热闹起来。早餐包括咖啡、熏肉和豆子。早餐后我们迅速洗净碗盘,把行李收拾停当。羊群的咩咩声约在日出时响起。母羊一起身,小羊便蹦蹦跳跳地跑过去,顶蹭着母亲要早餐吃。等上千头小羊吃完奶,羊群便开始吃草,并渐渐散开。饿狠了的公羊焦躁地带头散去,但不敢离羊群太远。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把它们拢在宽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在疲累的路上边走边寻觅少得可怜的食物,由于已有几群羊经过,无论绿叶还是枯叶都已所剩无几,我们必须把饥饿的羊群尽快赶过炙人的荒岭,赶到二三十英里外最近的绿色牧场。

负重的马儿依然由堂吉诃德牵着,他把沉重的来复枪架在肩头,防备熊和狼的袭击。今天和第一天一样酷热,一样尘土飞扬,片片棕色缓坡上的植被也大体相同,只多了一种外形奇特的萨宾松(*Pinus sabiniana*),或聚成片片小树林,或散生于蓝橡之间。其树干十五至二十英尺高处始分为两根以上枝杈,或斜生,或近乎笔直,其上布满蔓生的枝桠和细长的灰色松针,但几乎没有形成什么树阴。总体看来这种树不像松树,更像棕榈。其松果长约六七英寸,直径约五英寸,非常沉重,掉落后也不易腐坏,所以树下厚厚地覆了一层。这些松果饱含优质松脂,可燃极亮的营火,仅次于我见过的最美的燃料——玉米穗。堂吉诃德告诉我,南贝鲁特印第安人大量收集萨宾松的松子为食。其松子大小及硬度都类似榛子。——人所需的食物和燃料竟可出于同一果实。

六月五日

今晨伴着云朵般的羊群徐行几小时后,我们登上了皮



莫塞德河的马蹄湾

诺布兰科峰(Pino Blanco)侧第一处轮廓分明的台地。我对萨宾松实在非常感兴趣,其傲立的姿态和酷似棕榈的奇异外观令我渴望用笔勾勒它们的风姿,然而兴奋之余,成果并不显著。不过我留了足够时间,完成了一幅差强人意的皮诺布兰科峰西南侧的素描,那里有一小片农田和葡萄园,一条供灌溉的溪流沿着路边的山峡奔流而下,形成一挂美丽的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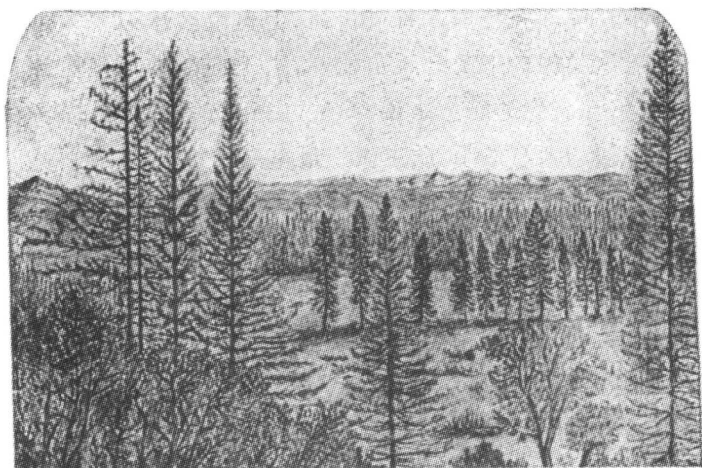
登上千余英尺的高度已使人兴奋,再想想即将看到的美景,激动期待的心情更是难以自抑,亟待登上这第一处台地的开阔处,莫塞德河谷的一处壮景——马蹄湾——便尽收眼底。这片壮丽的大自然似乎正以千种动人的歌喉发出召唤。近处向下延伸的陡坡上披着松树和丛生的石兰科常绿灌木,阳光洒在它们之间的空阔处;放眼望去,形状柔美的丘陵和山脊层层交叠,越行越高,在远处涌身没入群峰。峰峦叠嶂上处处是蓬生的灌林,大部分为藜科,它们如此密密相连,其间没有任何乔木或空地,看来仿佛柔软厚实的绒毯。极目远眺则是澎然绿海,齐整延伸之貌宛如苏格兰的

石兰丛林。这片大地的鬼斧神工,无论主体线条抑或精雕细琢之处都同样令人惊叹:壮观的巨岩群中夹着粼粼的河水,岩面上的褶皱光滑柔美,毫无尖锐突兀之处,仿佛有谁在这些变质板岩上精心打磨出了这精致的凹凸起伏。整幅山水似有精心设计,像人类最精美的雕塑。其震撼之美,令人赞叹!我敬畏地凝望着眼前的壮景,我可以为之抛弃一切。我将快乐地穷尽一生之力探究是何种力量形成了如此景致、岩石、动植物和神奇的气候。天地间处处是不可思议的美,造物之工永存。我一再凝望,不断发出渴慕的赞叹,直到灰扑扑的羊群和人马已远行至视线之外,才匆匆做下笔记,画了张素描,但其实已是多余,这片仙境的颜色、线条和风情已刻入我的脑海,烙在我的心上,永远也不会褪色。

这迷人的一天至傍晚时变得凉爽而宁静,空中没有云彩,但不断闪过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闪电——一团团云状的白色光体劈落在树林和灌木丛间,并不像所谓的“野火”,倒像威斯康星州草甸上快速飞舞的萤火虫。马儿炸开的尾巴和毯子上迸出的火星显示空气中充满了静电。

六月六日

在翻越片片细浪般的山岭后,我们来到了这片山脉第二块可称作台地或高地的地方。当然,周遭的植物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开阔处仍可见到许多低地菊科,一些蝴蝶百合,以及另外几种引人注目的百合科植物,但山麓小丘典型的蓝橡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大优美的落叶树种——加州橡树(*Quercus Californica*),其叶片呈深裂缘状,树干分支造型独特,树冠宽大丰满,形状优美。这里的高度约为两千五百英尺,已至针叶林带下缘,林中主要为黄松,只有几棵兰伯氏松。现在我们置身于群山之中,而群山也



第二块高地上的主林带下缘，
位于考特村上方，距格里利锯木厂不远



已融入我们体内，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触动每一根神经，充盈每一个毛孔和细胞。周遭的美令我们的血肉之躯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似乎已与这美丽融为一体，无法分割，与空气、森林、溪流和岩石同在流动的阳光下颤抖，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无所谓衰老或年轻，无所谓病弱或健康，一切已为永恒。这一刻我似乎与天地一样没有任何呼吸或食物的肉体需求。如此脱胎换骨，焕发活力的转变，多么神奇！以往身体的束缚似已成为模糊的记忆，仅是一种比较和参照，我们从来就如此不朽。

我透过松林间一块草地的空隙望去，在约塞米蒂高处，莫塞德河源头附近的雪峰跃入了眼帘。它们仿佛近在咫尺，在蓝天的映衬下轮廓如此清晰，甚至仿佛嵌于蓝天之中，为蓝天所浸染。它们发出的邀请如此强烈！我是否有